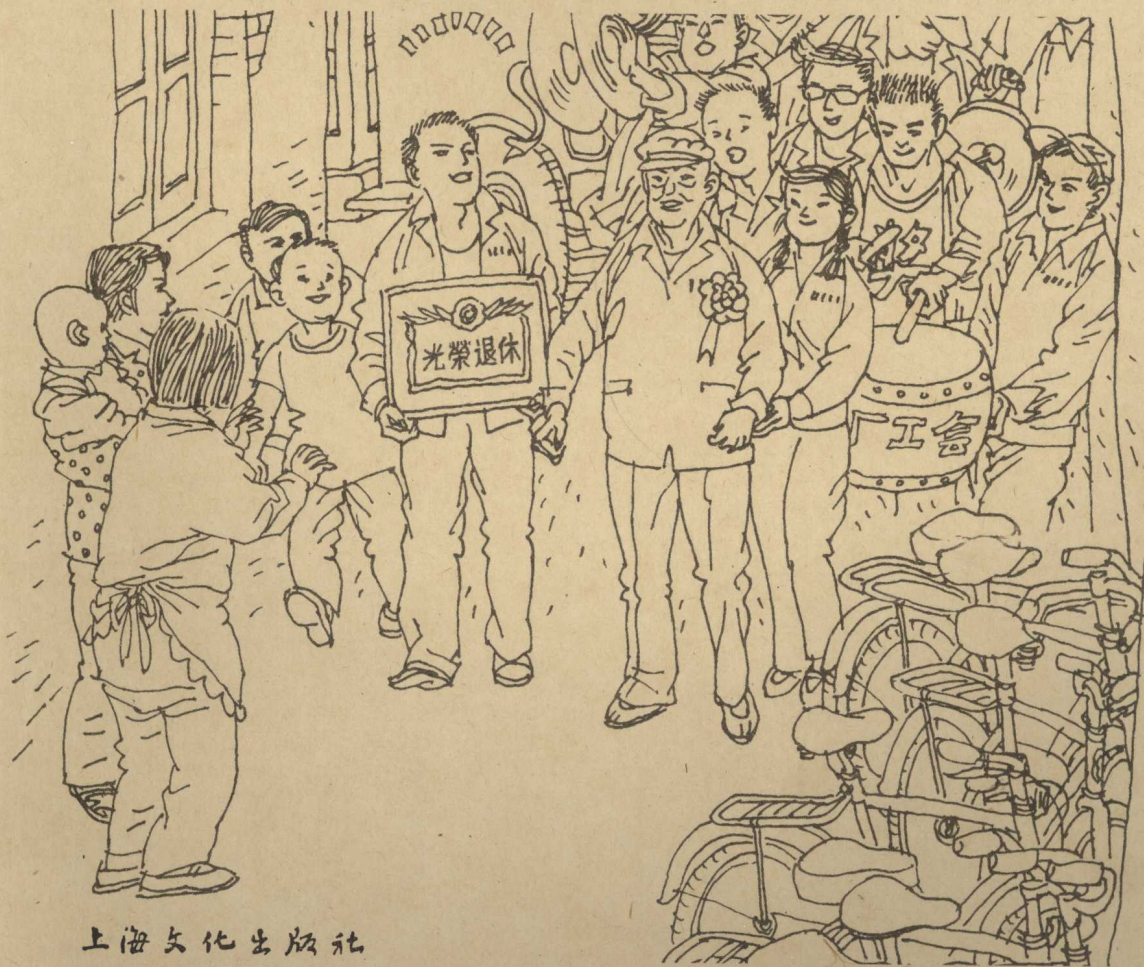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说事

【管继平·著】

那些弄堂中的旧事，尴尬的往事，顽童的趣事……
如同一幅幅褪色但永不消逝的老照片，永远留在我们记忆中。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说事

【管继平 ● 著】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说事 / 管继平著. —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10.8

(“俗上海”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0740-602-0

I. ①上... II. ①管...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1042 号

出版人

陈鸣华

责任编辑

崔 衡

装帧设计

许 菲

绘图

奚文渊

书名

上海说事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市绍兴路74号

网址:www.shwenyi.com

印刷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

787×1092 1/18

印张

11 1/3

字数

148千字

版次

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80740-602-0/K·270

定价

26.00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021-65410805

序

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与管继平兄相识已24年了。

那天我整理旧物，意外找到一张与管兄当年的合影，那是1986年的隆冬。当时正逢我主编的“读书乐”专刊召开50期座谈会，上海很多名家与作者共同来庆贺。照片上的我还年轻，继平则是小青年一个。记得他当时在一家企业任会计，因爱好文学，便向我编的版面投稿，我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。他的文字虽还稚嫩，但爱书之心历历在目，字里行间有股勃勃英气，我便给他复了书札。后来鸿雁传书，我们便相识了，那时在九江路41号的老晚报食堂里，通过交谈，两人很投缘，于是从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成为了书友。

二十余年间，我们变化都很大，我已到了耳顺之年，继平兄凭借他对文字的执著与钻研，写出了一手好文章，而且也成为了我的同事——一名出色的编辑。这一切当然归功于他个人的努力，他的悟性与踏实。这次他把自己写老上海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，嘱我为之作序，我自感才疏学浅，愧不敢当，推辞再三，继平兄仍很坚持，原因是我与他相识24年了，我对他一步一步前进，有真切的感受，再说继平兄也是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，我就欣然允应了。

我与继平兄有相似的爱好的，都喜欢读书，尤其爱好古文，读晚明小品，还乐于收藏与旅行，西泠印社、敦煌彩塑、岭南风光、苏州园林……都留下我们欣喜的印痕，而这种艺术品味，让我们都比较讲究文字的精致，喜欢在行文间有别有洞天之感。这是我努力的方向，在这方面，继平兄似也有志于此。故这本老上海的小品集，有以小见大的文字风格。而且我们都推崇写东西要有亲历之感，坚决不做文抄公，这也是这本小书的又一个特点。

第二，我看继平兄的文字，还有他主编的版面，细细品味，会发现其文字很有民俗特色，这恐怕与他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有关。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，常常很感叹，今天的作家的成就似乎与胡适、鲁迅、林语堂、钱钟书、陈寅恪、施蛰存一代相比，在学贯中西上还有那么一点差距；而上世纪30年代大作家的艺术功力，窃以为又在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下，而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思想似乎也没有超过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孟子、韩非子等诸子百家，因此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不能丢失的，传承与发展是一样重要的。继平兄好书法，会篆刻，文字古雅朴直，都是与传统文化相靠近，老上海的弄堂特色自然很值得回忆，写出来当然让人捧腹。

上文说继平兄与我都好晚明小品。窃以为，晚明小品的文学成就并未超过“唐宋八大家”，但亦有其优点，如思想空前解放，谋篇别开生面，文字玲珑精致，不少小品诙谐有趣之极，挚友西坡兄为明清小品集作的序可为之引证。也许受明清小品之影响，继平兄的文字也追求幽默一路，写有趣的事，而文字亦有趣。

这本书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，我抛砖引玉写篇短文，要认识其人其书，请开卷吧！

米 舒

写于2010年谷雨之际

目 录

1 / 序

一, (弄)(堂)(旧)(事)

5 / 曾记儿时老虎灶
最爱冬天一把澡

7 / 弄堂保持原生态
酒吧开到灶披间

10 / 聚集一堂排排坐
守着电视等开播

14 / 夏日弄堂有风情
下棋打牌讲输赢

16 / 夏日弄堂另类风情
吃饭睡觉当众恣浴

19 / 灶披间里人头多
淘米池边冲夜壶

21 / 昔日运动除四害
如今猫鼠一家亲

24 / 弄堂运动无“门票”
闷水最怕有“黑哨”

27 / 难寻旧日一窗月
不悔少年半床书

30 / 倒立跳高扳手腕
弄堂游戏皆低碳

33 / 弄堂厕所也有价
老外偶然弄尴尬

37 / 男生只为足球狂
可惜无数玻璃窗

二，尴尬住事

43 / 忆往昔票证万种
直至今一卡难通

46 / 当年排队为生活
而今生活即排队

50 / 难忘的上海表情
失落的心痛往事

53 / 电影院里孵冷气
朝鲜越南有大片

56 / 陕西路洋楼留迹
长乐村子愫望月

59 / 敦煌西安做“冲头”
方浜老街又“碰头”

61 / 经典风景讲角度
外滩看灯有难度

64 / 喜庆捷报日日有
锣鼓声中说退休

67 / 时尚轿车难得一赏
免费车模人人爱当

69 / 图书馆里辟“情操”
幸福作家靠“盯梢”

71 / 三十年前话高考
北大清华随便挑

73 / 手捧宝书满心暖
难得一度全家福

三，

79 / 风干鸡鸭成“悬念”
一年到尾有“高潮”

94 / 鱼翅鲍鱼转眼忘
千人一面是阳春

81 / 若问母爱有多深
牛奶温暖我的心

97 / 海派名点小馄饨
国际饭店开洋荤

84 / 会上必呼“万寿无疆”
私下常喝“咸豆腐浆”

100 / 白天猛练“铁脚板”
夜半狂吃“蚂蚁饭”

87 / 白喝几口泳池水
难忘咖喱牛肉汤

103 / 童年端午最难忘
小楼一夜粽飘香

89 / 各人各有中秋情
击鼓传花送月饼

106 / 一斩为二中冰砖
痛饮猛灌冷饮水

92 / 从来秋风催花黄
自古吃蟹是英雄

108 / 一年油水在于“春”
一日之“劫”在于晨

四，(顽童趣事)

115 / 斗鸡斗勇也斗智
声东击西抢旗子

131 / 运动会上跑跳投
公园门外翻墙头

119 / 蝉鸣技痒童心动
摆渡过江生态游

134 / 洗衣板上打乒乓
小弄堂里摆大王

121 / 一夜放纵在暑假
半盘输赢也较真

137 / 那年杭州处子游
半夜西湖绕圈走

123 / 谁都有“深刻”体会
最难忘“花样”年华

139 / 年历片早已不提
圣诞卡也曾风靡

126 / 黄浦江边免费游
苏州河上跳水秀

141 / 元宵一张小歌片
竞得万人大家猜

128 / 捉蟋蟀历经万难
被拿下承受不堪

144 / 黄鱼车踏到十六铺
自行车撞翻煤球炉

五, (时)髦(乐)事

151 / 你有大方“中山装”
我穿美丽“的确凉”

155 / 全靠几只“假领头”
衬衫不断“翻行头”

159 / 尖头皮鞋小脚裤
时髦阿飞有得苦

162 / 懂经鞋子有元素
闪亮登场喇叭裤

165 / 曾经大家“梦特娇”
如今遍地“LV”包

168 / “情人墙”堪称经典
“被揩油”差点挨扁

170 / 改革之初吹春风
木知木觉成股东

172 / 顶上风光随便修修
那个年代弗讲噱头

175 / 想当初“亲密接触”
有新欢“依然念旧”

177 / 有钱不做“老大”
无事多问“老板”

179 / 人生美味莫如睡
一枕黄粱最可贵

182 / “温柔艺术”不复有
“文人尺牍”难再求

185 / 后记

弄堂旧事

老上海的弄堂风情，近几年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。因为随着旧式石库门弄堂的逐渐消失，这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也就随风而逝了。失去了往往就是最美的，所以人们开始追念、开始怀旧、开始惋惜……于是，“弄堂风情”也就愈发显示出它的魅力了。

曾记儿时老虎灶 最爱冬天一把澡

“老虎灶”与“混堂”，今天的上海人已不大说起了。而在从前老上海的市民生活中，尤其是冬天，“老虎灶里泡开水，混堂里厢泡把浴”，可是每天必不可少的“节目”。扬州人所谓的“早上皮包水，晚上水包皮”，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上海人的泡茶与泡澡。我父亲年轻时似乎也热衷于此“二泡”，每天上午总是泡好开水冲一壶茶，然后边吃早点边看看报纸之类；下午则去混堂等开门泡澡，泡完后还喜欢于混堂的沙发上小憩，或与几位经常来此的浴友谈天说地，神聊一通。如此悠闲生活，大概也可算是“二泡文工团”一员了。

可能是同为服务性行业，又都是与热水打交道的缘故吧，“老虎灶”与“混堂”在上海人的眼里就像是一对好兄弟，关系非常密切。过去说起婚姻的门当户对，就常说“老虎灶的千金，最好嫁给混堂里的小开”，戏谑为“汤里来水里去”。因为父母虽都是开店的老板，但这老板的“级别”都不高，彼此“脚碰脚”也。而且在上海话里，“汤汤水水”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“口彩”，寓意生活滋润而美满。所以从这一角度看，老虎灶与混堂，基本可称得上是“绝配”了。

可惜，“老虎灶”在如今的弄堂或社区里，早已无迹可寻。或许还

有些年轻人根本就莫名其妙。其实所谓的老虎灶,正规的名字应是熟水店。之所以称它为老虎灶,因为熟水店门口往往置一烧水的灶头,为了便于加煤和铲去渣土,此灶头的炉膛口一般就开在正前方,望之犹似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,而灶尾处通常还竖有一根高高的烟囱,颇似老虎翘起尾巴,所以上海人就很形象地称之为“老虎灶”。

旧时的老弄堂里,家里仅有的一只煤球炉用来烧水往往不合算,费时不算,还费煤。所以人们用热水,都爱到老虎灶去打,最早时仅1分钱一壶,即四磅的热水瓶充满。至于热水袋、烫焐子之类,都等同参照,也是1分一次。后逐渐涨价到2分、1角,但随着家庭煤气的普及,老虎灶的功能慢慢退化,以至于最后彻底消失于上海弄堂。

上海人的“混堂”就是浴室,盖因男人的浴室有大汤池,可供数十人“混”在一起赤诚相见、济济一堂,故有“混堂”之谓。冬天里泡澡,在过去对上海人而言,既是快事也是难事。之所以快乐,众所周知,俗话说“冬天里的一把澡,赛过穿件大棉袄”,可见浴后之暖之爽,精气神常常也为之一振。然而,称之为难事也并非夸张,由于上海人居住条件所限,所以冬天洗澡都必须去混堂解决,记得那时混堂里一到冬天,就人满为患,尤其是元旦或春节前,在蒸气氤氲的大池里,大家赤条条恍如“下饺子”一般,后来者简直无法“插足”也。

时过境迁,如今上海人居住条件大为改善,尤其是新式楼房,基本家家都有浴室了,或冲淋或浸泡,任由自选,按理再也不用去混堂“下饺子”了。然而也不,这就像家中虽然可以喝茶,但街上的茶坊依然热闹一样道理,因为外出泡澡不光是一大享受,也可能是一种社交或时髦的生活方式。只不过现在的泡澡处显然已不再是以前那局促拥挤的“混堂”了,相反其格局气派之阔大豪华皆远非昔日可比,而所起的名字气势也大得吓人,如“海阔天空”、“大浪淘沙”的便是。

弄堂保持原生态 酒吧开到灶披间

很多年前,上海开出了新天地。借“一大会址”的吉祥宝地,以20世纪初上海特有的石库门弄堂为元素,打造出海派时尚的新地标。近些时期,泰康路艺术街也声名鹊起,继田子坊的创意园区、艺术作坊、私家画廊之后,如今,在原汁原味的一条条老弄堂里,又衍生出家家风格各异的酒吧咖啡馆,既吸引了不少老外的眼球,也保持了上海里弄的原生态,可谓别有情调。

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我非常熟悉,这赖于儿时在此间不断的跌打滚爬。应该说自生下的第一天起,至二十多岁后,我的童年时光以及青葱岁月基本都“耗”在了石库门里。前楼后楼亭子间,前客堂,灶披间,三层阁上老虎窗……虽地段不一,然石库门的格局基本如此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放学后时常玩的“躲猫猫”游戏,大弄堂、小弄堂、三层阁和二层阁,几乎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。所以,哪儿拐角,哪儿登楼,楼上楼下,如数家珍。

前几日,由宇澄、嘉禄、耀华几位作家朋友带领,我们来到了泰康路248弄,没想到这个典型的老上海石库门弄堂里,如今已熙熙攘攘,人气极旺,画廊、时尚饰品店、服装屋、面包房、酒吧、咖啡吧、西餐馆等